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十一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武王

十有一年春一月癸巳王自周征商以其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師渡孟津作泰誓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既濟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戊午次于河朔諸侯以師來會者八百國王徇師而誓之時

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癸亥王帥九師虎賁三百人陳于牧野作牧誓二月甲子昧爽紂率其衆號七十萬會于牧野起自黄陵至于鵲岸王以太白之旗麾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尚父鼓之殷商之衆若崩厥角稽首紂反走宣室衣其珠玉衣自焚死王引師入商誅妲巳殺惡來驅蜚廉於海隅而戮之分師討紂之黨滅者五十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殷微子啓面縛銜璧輿櫬而見王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

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乃進殷之遺老問其亡故對曰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婦不聽夫臣不聽君君令不行以信為欺以欺為忠政由妃妾田獵無時坐起以金鼓藁尊卑長幼之叙無量度權衡之則教民以惡所以亡也王曰信哉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於凶惡者宜戮之以振德威名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改獨夫之

苛暴施庶民之政倍庶士之禄大賚天下善人是富始濟河而立邠岐之社為天下大社遷殷社以為宗廟之屏謂之亳社各賜諸侯以為之戒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論曰先儒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因文王九年

為十一年觀兵于商至十三年乃復伐商夫元原於一不可再者也若文王可以大統未集而改元稱王武王承文王之業何以不可使武王即位而不改元也無元何以為君故紂之二十四祀武王之元年而此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夫文王武王盡道以事紂未嘗不冀其悛改也改而有天命則固君之不改而無天命則將臣之文王何容心哉順天而已一日天命未

絶則猶君也君可以兵脅乎君子之能事君者猶卑巽而不矜溫恭而不厲況聖人天性慈和發而中節者乎先儒不知君臣之義乃造觀兵之說則其事君不能道義以為本可知矣夫文武本列諸侯也而得列諸侯心悅誠服咸率道由義治其國以事紂自非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與鬼神合其變化者不能感人如是也豈後世因便乘利僥倖成功於一時不知命者所

可比擬乎泰誓叙曰十有一年經曰十三年者
三之文誤也曷為知其然以皇極經世知之也
柴于上帝祈於社望于山川以后稷配天破鼓折桴馬
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
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散軍而郊射左射貍
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
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然後諸侯知所
以悌祀先賢于西學然後諸侯知德之可崇謹權量審
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

論曰揖讓征伐以安天下皆聖人之所為也或
以為揖讓近厚征伐近薄言湯武之德不如堯
舜則非矣若以征伐為啓後世爭奪之門者自

漢氏而後英雄咸假揖讓成其篡竊而未有能明白行湯武之事者也雖謂揖讓不如征伐亦可矣或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孔子之言何耶曰此謂樂耳韶之樂德盡美矣其音聲節奏又盡善也武之樂德盡美矣其音聲節奏未盡善也觀聖人者盡亦審諸

以斗杓建子冬十有一月為歲首是謂天統以夜半為

朔改祀曰年建大赤乘赤路黄馬蕃鬣大事斂用日出
戎事乘騵戎車曰元戎先良馬牲用騂剛行丁巳歴
論曰十一月一陽復於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
子也十二月二陽長於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
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
下使天下之為人上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
之善於至微而不至於夭閼止天下之惡於至
微而不至於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人之

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正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周書敘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當為一字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
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
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
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泰
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
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

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
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
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
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泰誓下
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
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
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
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
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
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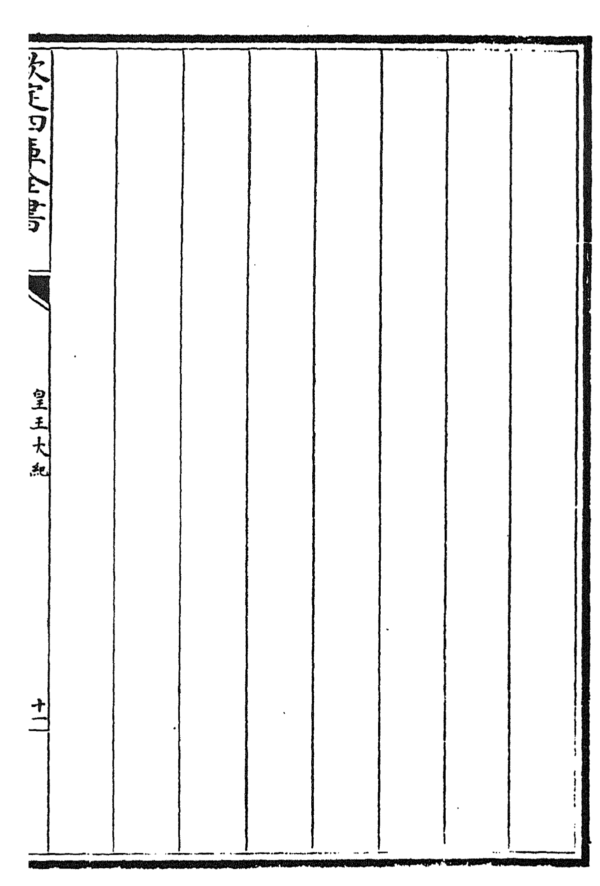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爾衆士其尚廸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
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周書牧誓敘曰武
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
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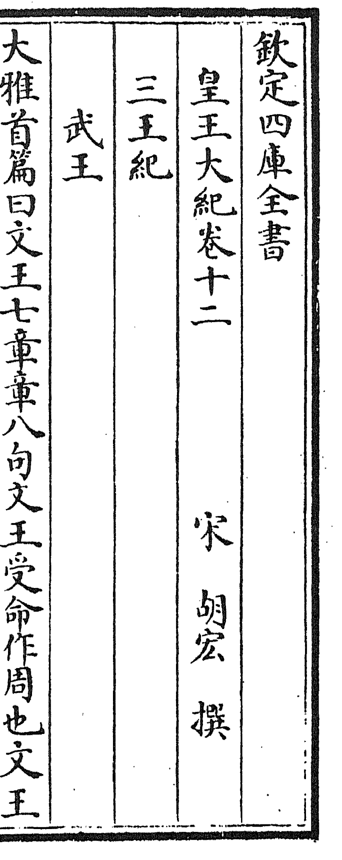
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周書武成叙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維其士女匪厥𤣥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皇王大紀卷十一



皇王大紀卷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武王

大雅首篇曰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二篇曰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二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佐也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大雅十篇曰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

來孝王后孫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孫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孫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孫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孫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孫哉大雅十一篇曰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實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論曰后稷人臣祭天可乎堯之初載地未平天未成制度草創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誕降

嘉種人賴以生於是祭報天而興嗣歲禮時為

大若後人效之則亂矣

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黄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賔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營丘輿

鳩氏之墟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於燕庶叔髙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于𨚍叔季載于𨛫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郜于雍于原于郇于酆號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於東虢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荊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荊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

遂為國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渭之後於薛新受封者八百國凡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分器孔氏之論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而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所

矣周頌三十篇曰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

所以錫予善人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

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康叔之國王訓之作康誥

酒誥梓材周書有叙傳失之矣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

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

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

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

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
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由裕民惟文
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
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

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
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
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
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
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

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
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
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汝典聽朕教爾大克
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
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
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
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
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

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

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
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
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仍湎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
湎于酒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
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
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
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
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

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皇王大紀卷十二

皇王大紀卷十三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武王

十三年初王克商以箕子歸于豐王就見之問道焉箕子為王陳洪範周書叙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

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

協于極不惟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髙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王

敬受焉將封之箕子不受儻佯而去商人以蓋天之法
正時令周人受於商而志其法謂之周髀後世失其傳
遂與渾儀異天子寢疾病周人深以為憂周公祈于先
王欲以身代作金縢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
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
未可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
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
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
敷祐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
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
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瘳王問於師尚父曰黄帝高陽之道可得聞乎尚父對曰在丹書王下堂將南面而聽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乃東面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仁而得之仁而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而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曰善哉退而為銘於席之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右端曰毋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忘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銘於鑑曰見爾前慮爾後銘於盥盤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銘於楹曰毋曰胡殘其禍將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銘於杖曰嗚呼危於忿疐嗚呼失道於嗜慾嗚呼相忘於富貴銘於帶曰慎戒必恭恭則壽銘於劍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於矛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命以衣服之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自殷而上天

子之服十有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之於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絺以為裳至是定為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王之服大裘冕為上龍衮而下皆為裨冕六服皆玄衣纁裳盖取諸乾坤東方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南方有梁山之犀象焉西方有霍山之珠玉焉北方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南有會稽之竹箭焉西南有華山之金石焉東北有斥山之文皮焉西北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是

謂九府唐虞夏商以珠玉為上幣其次金幣三等或赤或黄或白赤為上幣銅錢為下幣名曰泉後轉曰錢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

十六年甲申古者君名世子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少長立太傅少傅養之以禮樂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太傅審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覲太傅

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知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可以使人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世子初學周公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世子居

處出入欲令世子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世子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世子以世子之道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父在也君在也長長也然而衆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焉為君臣焉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仲尼曰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周禮夏官之屬曰諸子掌國子之倅記曰周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脩德學

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所以預為太子羽翼也王跡箕子之所之東至朝鮮就封之朝鮮夷也箕子始教其民田蠶織作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為奴女沒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初箕子去周過故殷墟野哭則不可歛泣則婦人乃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人聞之無不

流涕

十七年王崩周公奉元子誦以即位生十三年矣祝雍作頌曰使王世子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惟王太子始加元服去子幼志存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商祖考永永無極王尸天位周公應門無窮導之以道太公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以充大其志召公廉潔而切直匡過而諫邪以矯拂其行史佚博聞強記敏給而善詞以承救其

遺忘王雖童蒙四聖維之故朝廷無過事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皇王大紀卷十三

皇王大紀卷十四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成王

元年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畢公為太傅六月葬王于畢謚曰武王周公以太師位冢宰曰昔大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用集大命于厥躬今予小子

旦朂輔冲人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管叔自以年長而周公居中專政已與二叔監殷屏棄居外乃相與宣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淮夷奄君聞王室將有内亂為武庚謀復殷祚通使三監勸之起兵曰此萬世一時也武庚從之召公不懌周公作書開喻勉勵焉名曰君奭周書叙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説周公

作君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巳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

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
曰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

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

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記曰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其在外朝則以官（體異姓也）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爵以

官（尊賢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麄為序（不奪人親也）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而孝弟之道達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其在軍則守公禰（孝愛之深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則赴

練祥則告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睦友之道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是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
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
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
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
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大雅十七
篇曰洞酌三章章五句召公戒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
有道也洞遠酌彼行潦流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餾也饎酒食也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大雅十八篇曰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召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有卷者阿（太陵曰阿卷然深遠）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
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
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
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周書敘旅獒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

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二年三監及淮夷叛挾武庚西伐周周人震動周公决
策東征諸侯百官皆以為難以為可征者十人而已周
公委召公畢公以內事帥師而東作大誥大誥王曰猷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
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
人亦不靜越兹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
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
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
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
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

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
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
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

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

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豳風首篇曰七月八章章十一句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

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周公居東

勞來殷民固守其所三監淮夷欲西不得西欲戰不得戰其黨日離

論曰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天下震動周亞夫為上將疾走洛陽據形便堅壁不戰而遣偏裨出淮泗絕其饟道凡三月七國皆破滅其謀暗與周公合成功宜哉

三年封王母弟叔虞於河汾之東唐之故墟初邑姜方娠夢上帝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

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之王與叔虞戲削桐為圭曰以此封若史佚請命有司卜日王曰吾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言不可不慎也遂封之唐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國南有晉水至子燮父改號為晉

論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慎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為過

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四年周人執武庚殺之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王有疑周公之心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豳風二篇曰鴟鴞四章章五句周公救亂也以王未知其志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

子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予維音嘵嘵王亦未敢誚公

論曰鴟鴞食母之鳥也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者指管蔡背父叛君流不利孺子之言使成王有疑心也毋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者重傷管蔡背毁王室不思君父顧復之恩創業之勤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者言如是然後可以有室

家而人信服也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
予口卒瘏者周公佐佑武王創立室家勤苦如
是也曰予未有室家者以成王為室家主而有
疑周公之心王室危而未可保也夫鴟鴞遞相
食者也管蔡既背成王矣今成王又將背周公
故周公亦以鴟鴞自喻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揺予維音嘵嘵其事悉故
其比悉其心切故其辭切成王讀是詩知比鴟

鴞之為惡矣心不能無愠怒而未敢誚公者以
其心疑而未決也及天威震動則啓書感泣焉
寧知非此詩不先有以驚動其心乎

豳風四篇曰破斧三章章六句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
四國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
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
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豳風五篇曰伐柯二章

章四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豳風六篇曰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王既免喪周頌二十一篇曰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嗣王朝於廟也閔予小子遭

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
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周頌
二十二篇曰訪落一章十二句嗣王謀於廟訪予訪予
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周頌二十三篇曰敬之一章十二句群
臣進諫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周頌二十四篇曰小毖一章七句嗣王求助也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周公歸于周豳風三篇曰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之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豳風終七篇曰狼跋二章章四句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封微子于宋周書叙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
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
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
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以
和兄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

命

皇王大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皇王大紀卷十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成王

易爻詞周公居東之所作也周公遭管叔蔡叔之變於是繫爻以詞承文考之志焉乾䷀乾下乾上初九潛龍勿用初爻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聖人側微若潛龍未可自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出見地上大人之德已著上下利見之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无咎三在下體之上在下之人君德已著若日夕不懈而兢惕雖處危地而無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躍或不躍聖人惟及時以就安耳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正位之極也聖人得天位利見大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也上九亢龍有悔過極則亢故有悔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處乾剛之道觀諸爻之義無為首則吉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坤 ䷁ 坤下坤上

初六履霜堅冰至陰之始生聖人以其將長則為之戒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二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美由直方大故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含晦章美可以常久而無悔咎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

惟守職以終其事者臣之道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四近五無相得之義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如括結囊口則無咎無譽六五黃裳元吉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黃中色裳下服若守中而居下則大善而吉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從陽者也盛極不已則抗而爭必皆傷故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陰道柔而難常故利在常永貞

屯䷂震下坎上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陽剛居下磐桓也宜居正而固其志廣求輔助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二欲從五正應而逼於初剛故復班如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若正固不易至於屯極必獲正應而字育矣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以柔居剛而不中正則貪得妄動如即鹿而無虞人以道之惟陷入于林莽之中君子見幾不如舍而勿逐往則吝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柔順得君而才不足故欲進而復止初剛四之正應若求此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則吉無不利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陽剛居尊得正以下無剛明之輔故澤不下流以漸正則吉大正則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陰柔居屯險之極進退不能故泣血漣如

蒙䷃坎下艮上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下民蒙發之之道當明刑禁以脫去其蒙昏之桎梏然後善教可入苟專用刑則民免而無恥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二當發蒙之任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如是則克濟

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陰柔不中不正不能遠從正應而近從九二是見多金之夫不能保其有身者取如是之女則無所往而利矣

六四困蒙吝

陰柔困於昏蒙為可吝也

六五童蒙吉

童取資於人也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明之才可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愚蒙之極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之以利禦寇不利為寇

需 ䷄ 乾下坎上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然安守其常則無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去險漸近故有需于沙雖未至害已小有語言之傷矣九二剛陽居柔守中故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

泥逼於水九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陰柔處險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不能安處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宴安酒食以需之何需不獲故云貞吉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陰止於六乃安其處也乾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不速之而自來也陽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故敬之終吉

訟䷅坎下乾上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陰柔居下上有應援而能不長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二五正應而兩剛不相與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歸而逋避為敵之地以寡約自處則得無過眚也六

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質本陰柔而處險承乘皆剛若守素分而堅固處危而知懼終必獲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剛健不中止躁動不安貞本為訟者也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初正應而順故不克訟命謂正理若能反就正理變而為安貞則吉矣九五訟元吉中正居尊位以治訟故大吉而盡善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然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師坎下坤上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出師之義以禁亂誅暴為本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先不如是者雖克勝亦凶道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專而得中處之

盡善則能成功言而无咎王錫命至于三極其寵數所以重其威而信其下也六三師或輿尸凶三居位當任者也二既為五信倚矣若更使三衆主之凶之道也六四師左次无咎闕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五君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戎狄猾夏不可懐來然後聲罪致討如禽入田害稼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則無咎授師之道當任長子若以弟子衆主之則雖正亦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終功成行賞封諸侯命卿大夫不可用小人小人有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

比䷇坤下坎上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

終來有他吉孚信之在中也有孚則人親之故無咎能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缶不用文飾則終能來他外之吉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也不汲汲以來比乃得正而吉也六三比之匪人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三不中正所比皆不中正匪人也六四外比之貞吉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君臣相比也親賢從上也得正而吉也必以正道則吉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人君顯明其比道而已來者撫之不煦煦然求比於物也天子之田圍合三面前開一路去者不追來者取之故以為喻不誡於居也言其至公不私無遠邇親疏之別如是則吉也上六比之无首凶首始也未有無始而有終者也

小畜䷈乾下巽上初九復自道何

其咎吉剛陽在上之物復與上同志上進復自道也何所過咎而又有吉也九二牽復吉二五為陰所畜俱欲上進二陽牽連並進則陰不勝得遂其復故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陽剛不中暱比於四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脫去輪輻也正如夫寵惑於妻致其不順而反目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一陰畜衆陽惟盡其孚誠則可以遠傷害免危懼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牽攣其類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巽順之極處畜之終與四和而上也四用柔巽之德積滿也以陰柔而畜制陽剛婦若貞固守此危道也陰盛將與陽為敵君子動則凶也

履䷉兌下乾上

初九素履往无咎陽剛

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無咎矣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居柔居中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則能貞固而吉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體柔居剛處不中而履不正此危地必及禍患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懼之地若愬愬然兢畏懼則終獲吉也九五夬履貞厲陽剛乾體居尊位任其夬決而行者也如此雖得正猶危厲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於履之終視其所履以考其祥善禍福若周旋完備則元吉也

泰䷊乾下坤上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剛明之才而居下時將泰則志在上進必牽拔其三朋類如茅之根相牽連而起矣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

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君臣同德二以剛中之才為上所任主治泰者也泰寧之世人狃習安佚政法跡緩廢弛惰於因循憚於變更苟於安佚必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不遺遐遠絶去朋比則能配合九二中行之義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無常安平而不險陂者無常往而不返者泰㡲則將否矣若常艱危其思慮貞固其施為則可無咎不勞憂恤不失所期而於禄食有福益也謂可長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翩翩疾飛之貌陰志趨下如此與其鄰非富而相從不待誡告而誠意相合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五能降其尊而順從於二如帝乙之歸妹則受祉且元吉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隍土積累以成城泰終將否如

城主頽圮復反于隍也衆心離散不從其上用之則亂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正亦可羞吝也

否☷☰坤下乾上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否之時任之者君子也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小人包承順之心欲為身利是其吉也大人中正自守身雖否乃其道之亨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陽剛乾體當君道否時處逼近之地所忌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則無咎而疇類皆附離其福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居尊位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若使安肆不深慮遠戒為安固之道則否將復來故有其亡之戒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否終則傾否傾則喜矣

同人☰☲離下乾上 初九同人于

門无咎初九係應故為同人于門無親暱之偏誰其咎之六二同人于宗吝同於所係應是偏於宗黨為可吝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二中正與五相應三以剛強與之比欲奪而同之然懷懼而內不直故伏兵林莽時升高顧望至於三歲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剛而不中正志亦欲同二切近於五如隔墉耳故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隔奪以二陽之強故五不勝憤故先號咷邪不勝正終不得合故後笑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郊在外者也上九居外而無應終無與同者故亦無悔

大有 ䷍ 乾下離上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

无咎居大有之初未有驕盈之失未涉於害也富有本非有咎也處富有而知艱則自無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剛健柔順居中而君如大車能勝重任可以行遠而無咎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在下而居人上公侯也公侯有其富盛以其有為天子之有而不敢專也小人則以為己私而亡奉上之道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居大道過盛之時能自謙損則得無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下則下亦誠信以事上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和則陵慢生矣故戒以有威嚴然後吉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履信思順尚賢崇德合道之至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謙 ䷎ 艮下坤上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柔順自處卑下謙而又謙君子人也雖

涉險難亦無患害何所不吉乎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顏色也居中得正貞吉所自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陽剛居正而在下體為下之上為陰所宗是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惟君子行之有終則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居多懼之地而處勞臣之上無所不利於施布其謙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不待有財而後能有其鄰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須威德並著乃能懷服天下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以極謙而反居高不得遂其謙故發於聲音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故利在用剛武自治其私

豫 ䷏ 坤下震上

初六鳴豫凶　四豫之主而應陰柔居下者是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至發於聲音必至於凶也

六二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處豫不可安且久久則溺矣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之堅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三不中正上瞻於四不為四所取四豫之主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然則如之何在正身而已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以陽剛居大臣之位五柔弱之君順從之是專主乎豫得大行其志者也然獨當倚任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苟盡其至誠則朋類何有不合聚者乎簪聚也六五貞疾恒不死柔弱耽惑受制於下有疾苦也權雖失而位未亡常疾而不死若漢魏末世之君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豫極陰柔冥迷於豫已成者也若能有變亦可以無咎

隨 ䷐ 震下兌上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當隨時而為動主是所主守有變也變得貞則

吉交不以私暱故其隨當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闕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闕

九五孚于嘉吉闕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闕

蠱䷑巽下艮上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闕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闕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闕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闕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闕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闕

臨䷒ 兌下坤上

初九咸臨貞吉

闕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闕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説體不中

正以甘說臨人者無所利也又乘方長之陽故不安而益甘既而危懼憂而能改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無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臨道尚近四比於下居正而任賢是以無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順應於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智臨天下也其吉可知 上六敦臨吉无咎 坤之極順之至大率陰求於陽故上以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故為敦厚於臨吉而無咎

觀 ䷓ 坤下巽上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陰柔居遠於陽所觀見者淺近如童稚也在下民而當分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陰暗柔弱不能明見九五之道如窺覘之觀耳然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觀我之動作施為能順時以進退者也 六四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莫明於近四居正柔巽而切近於五觀見國之盛德光輝其賓禮於王朝効其智力以康濟天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觀己之所生政治俗化君子矣乃無咎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陽剛居上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德業行義為天下所觀仰者也當自觀其所君子矣則無過咎也

噬嗑䷔震下離上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初與上無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當用刑之始人有小過用屨校之於足以滅傷其趾則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無咎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以中正用刑則人易服故取噬膚為易入也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中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無咎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自處不常而刑於人則人不服反致怨傷如噬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

是可鄙吝也然噬間而嗑之非咎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時已過中間愈大而用刑愈深故如噬乾肉之兼骨者四得剛直之道而居柔故戒以克艱其事貞固其守則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在卦將極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為乾肉然反易於四者乘在上之勢故也五得中道居剛而四輔以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無咎也上九何校滅耳凶居中是間之大噬之極也係辭所謂罪大而不可解者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

賁䷕離下艮上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剛明君子居無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守節處義故有舍車而寧徒行者衆之所羞君子以為貴六二賁其須二文明賁之主也故主言賁道賁飾之道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順而動者也九三賁

如濡如永貞吉如辭助也三與四相賁又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賁之盛也光彩之盛則潤澤然皆非正應且修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戒以常永貞則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四與初正應本當相賁而為三所隔故皤如馬在下而動者也其從正應之志如飛也匪三之寇則婚媾遂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陰柔志從於上上受其賁也束帛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上九裁制紛裂之狀為人君而資於人為可吝然亨賁之功終為吉也上九白賁无咎賁過實則失於華偽惟能質素其飾則無過飾之咎不使華沒實也

剝 ䷖ 坤下艮上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自下而上牀身所處也陰自下進漸消蔑正道其凶可知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別上下者床之幹也剝至於辨愈蔑於正凶益甚矣**六三剝之无咎**居剛應剛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無咎者也**六四剝牀以膚凶**剝牀足漸至於身之膚其凶可知**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剝及君位凶不在言矣故更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魚陰物五群陰之主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獲寵愛於上如宮人則無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諸陽消剝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也亂極則人心思治衆心願載於君子矣小人當剝極則反其廬無所容其身也

復䷗震下坤上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初九復之最先者是不遠而復也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六二休復吉**初陽復復於仁也二中正初比而志從之復之休美者也**六三**

頻復厲无咎 陰柔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頻失則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行群陰之中處正而獨應於初剛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聖人不欲言其不可濟之理也

六五敦復无悔 居尊中順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無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陰柔居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在已則動有眚過天災亦自外來迷道不復無施而可行師則大敗為國則君凶十年謂無時而可行也

无妄 ䷘ 震下乾上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無妄之道行何所不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欲所為者乃妄也二動能順乎中正無妄者故

極言無妄之義不為獲而耕不為菑而畬如是則所往利而無害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陰柔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妄動得失已大矣況復有災悔乎妄得之福災亦隨之不足以為福也

九四可貞无咎剛陽無私可貞固守此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无妄之至其道无以加矣无妄之所謂疾者如舜之有庳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勿以藥治之則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无妄之極也極而復行過於理矣何所利乎

大畜 ䷙ 乾下艮上

初九有厲利已大畜艮畜乾也初剛健居下必上進者然安能敵四在上之勢若犯之而進則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九二與說輹雖剛健而得中知為五所畜止不可犯而不進如車

脫其輻謂不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處上畜之極而思變與三不相畜而志相合三剛健在上者與之相合其進如良馬之馳逐然不可忘備與慎故宜艱難其事由貞正之道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臣當畜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於未發之前猶童牛而加牿則大善而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居君畜止天下之邪惡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尚威刑而修政教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天路亨通无有敵阻則畜道變矣

頤 ䷚ 震下艮上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陽體剛明足以養正若志在上行應於六四是舍靈龜迷欲失已朶動其頤何所不至是以凶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陰柔必待養於人者也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下求養於初則拂經常上求養於上非道妄動則得凶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動不中正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四與初爲應反顛下之養者也顛倒也然以貴下賤故吉也才質陰柔賴人以濟濟人之所輕當養其威嚴重其體貌則下不敢易又取於人者必逐逐相繼而不窮則無咎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五順從於上上師傅之位君養人者也反賴養於人然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任則吉也以陰柔之質無剛貞之性能持循於平時當艱難變故則不可恃矣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剛陽爲師傅而君順從天下由之以

養也必憂勤兢畏則吉也能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乃稱委遇

大過 ䷛ 巽下兌上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過於敬慎為之非艱而可以保其安而無過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過之陽過中居柔而比初枯楊生根老夫得女妻之象能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剛柔得宜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謂可少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中正居尊當大過之時下無應與而上比過極之陰如枯楊之生華無益於枯

也猶士夫而得老婦雖无過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小人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禍自取也何所怨咎 坎☵坎下坎上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陰柔居陰之下柔弱無援惟益陷於深險耳其凶可知窞坎中之陷處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當坎險之時陷二陰之中是有險也然其剛足以自衛居中動不失宜是所求小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陰柔而處不中正來與之皆坎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不安所處如此惟益入于深險耳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以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惟當盡其質實而已譬如燕享用一樽之酒三簋之食瓦缶之器質之至也又須納約自其明處如張良之

誅廢太子而招致四皓如左師觸龍之於趙太后是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雖以剛中居尊位然上下無助安能獨濟天下之險方在坎中是不盈也必祇平而出乃得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陰柔居險之極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於叢棘之中三歲之久不得出也其凶可知離☲☲離下離上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陽居下好動欲進其履錯然然居明而剛知進退之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者矣六二黃離元吉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所以為大喜之吉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八純卦皆有三體之義離二明繼照在人事最大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繼之時人之始終也故為日下昃之明也將没矣當鼓缶而歌樂其常理不然則以

傾沒為嗟憂乃為凶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離下體而升上體在上而近君繼承之象也陽居離體剛躁而不中正突然而來氣燄如焚不善如此必被誅殺為眾所棄絕矣凶不假言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居尊位而文明中正然在下無助獨附麗於剛陽之間畏懼憂慮出涕戚嗟如此之深所以能保其吉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明照足以察邪惡剛斷足以行威利王者宜用如此則有嘉美之功然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漸染詿誤之眾則无殘暴之咎也

咸 ䷞ 艮下兌上

初六咸其拇以微處初如人足大指之動未足以感人而至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足肚行則先動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戒以不可如腓先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

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股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陽好上而說陰三下能自主所執守者如股隨於物也陽剛之中如此而往可羞吝者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四在中而居上心之位也故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者感乃心也貞正則吉而悔亡夫貞一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朋從爾思所感狹矣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者乎九五咸其脢无悔五應二以比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脢背肉也所不見也言能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無悔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輔頰舌所用以言也陰柔說體居感之深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也

恒 ䷟ 巽下震上

初六浚恒貞

凶无攸利 柔暗守常不能度勢四雖正應然震體陽剛居高志上而不下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求望之深堅固而不知變凶之道況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

九二悔亡 陽居陰位不得其正非常理所當其悔然二五以中相應其居與動皆得中則不失其正矣故其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得其常處然志從於上風從雷於常處而不處不常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有時而至矣固守不常以為常可羞吝也

九四田無禽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使常久如田獵而無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無功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陰柔應陽剛居中而應中恒久則其德為貞此婦人之恒道也故吉若大夫而以順從於人為常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

上六振恒凶 居恒之極在震之終陰不安於上柔不能固其守以振為恒者

也振者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以是為常其凶宜矣

遯 ䷠ 艮下乾上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也前者往矣故初反為尾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然微者易於晦藏既已後矣不可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二五以中正之道相與之固如執縶之以黃牛之革也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時故極言之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遯貴速而遠三係累於二故其遯為有疾害也是以危也小人女子親愛之則忠戀其上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四剛者與初為正應是所愛也君子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故吉小人則暱於所好至陷辱其身而不能已聖人以四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不善之戒

九五嘉遯貞吉遯非人君之事然有所避遠乃遯也處中正無私係

之失所以為吉也故為貞正而吉上九肥遯無不利上九乾體下無係應是飄然遠逝遯去有餘裕者也故肥窮困之時善處如此何所不利大壯䷡乾下震上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乾剛在下壯于趾也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可必矣九二貞吉以陽剛居柔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此君子小人以位言剛陽處壯又當體乾之終在小人則為用其壯勇在君子則為用罔罔无也蔑視於事无復忌憚也夫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剛太過則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危道也猶羝羊喜觸藩籬必摧困其角矣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居四為不正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小失

則害亨進之勢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藩籬決開不復羸其壯如強壯大車之輪輹无輹折敗車之悔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能用和易之道群陽無所用其剛喪其壯于和易故无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處陰處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可知也所以然者以才本陰柔不能勝已就義又不能終用其壯故无所往而利也若既知艱而處柔則吉矣

晉 ䷢ 坤下離上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升進抑退皆以正則吉也始進之時苟欲信於上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是有咎也苟尚未見信當寬裕自守无急於求上之信則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以中正柔和之

德上无應援非强奮於進者也故愁如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久而必彰王母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六五同德大明之君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大福也**六三衆允悔亡**三陰皆順上者也六三雖不得中正然處順之極是與衆同志順上之大明是以亡其中正之失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以九居四處非其位貪據高位者也三陰與上同德順麗於上勢必上進四心畏忌之夫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貞固守此其危可知**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以柔居尊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然大明或過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夫盡天下之公豈當復自用其私察也如此而往故吉而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維獨用於自治則守道愈固遷善愈速雖傷於

厲則吉且无咎然嚴厲非安和之道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吉

明夷 ䷣ 離下坤上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君子見事之微故行去避之困窮至于三日不食也夫垂其翼傷其所以飛蔽其明未顯故有所往則衆人疑怪而主人有言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至明中正而體順順時善處者也故雖為所傷傷不甚切夷于左股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之速而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闇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闇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既誅其大首舊染污俗當以漸正之不可疾遽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以陰居陽而在陰夷之體處近君之位是小人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得其心意也既得其心意而後行其威福於外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親切近於紂故佯狂為奴自晦其明以免於害外晦其明內守其正以五陰柔故戒以宜如箕子之貞固也君道亦有當外晦內正之時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在至高之地本當遠照明既夷傷不明而晦故初登後入于地也家人䷤離下巽上初九閑有家悔亡治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有悔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治家之道大要以剛為善六二陰柔居柔故無所為而可也若在婦人之道則其正而吉也而主饋故云中饋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

嘻嘻終吝以陽居剛正而不中治家過乎剛者也故家人嗃嗃然有悔於嚴厲然齊肅祇畏猶為家人之吉也若婦子嘻嘻放肆則終可羞吝

六四富家大吉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其富者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男中正居尊於外女中正順應於內王者極乎有道之家也家正而天下治矣故不憂勞而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治家以有孚為本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為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道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

睽 ䷥ 兌下離上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無與自然同類相合故能亡其悔也馬者所以行也睽獨無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

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自得也惡人與已睽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如此則得含弘之道姦凶可化仇敵可革无凶咎矣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在睽時陰陽相應之道衰則剛柔相戾之意勝君臣睽離其咎大矣故二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三陰柔居剛欲進從正應為上下二陽所侵陵輿牽曳於後牛掣阻於前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力進以犯之故重傷是無初也三敵合居剛守正之道睽極則正應有終合之理是有終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當睽之時孤處二陰之間孤立無與自然同德相求故與初九之元夫遇也元善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故雖危厲而无咎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陰柔當睽而居尊位有悔

可知以有剛陽正應故悔亡也正應其宗黨也輔翼之以剛陽之道而入之者深如齧其肌膚也如是往而有慶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有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其見三如豕之汙穢可惡之甚也鬼本無形而又見載鬼一車妄之極也先張弧欲射之妄安能常終必復正故後說弧而不射與三非復是寇讐乃婚媾也自此以往陰陽交而和暢則吉也

蹇 ䷦ 艮下坎上

初六往蹇來譽

陰柔无援往而益蹇不往而來止而不進則有見幾知時之美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方在大蹇之中二以中正應之致力於蹇之艱蹇至甚主在濟君非為身故聖人稱其志義可嘉也

九三往

蹇來反 三往應上上陰柔无位不足以為援故蹇也來還歸也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已故來為反其所也猶安之地也六四往蹇來連 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四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同處蹇難之世其志不謀而相同是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九五大蹇朋來 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又在陰中亦為大蹇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得朋助之來也而為吉也臣不及君能賛助之而已不能濟天下之難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厄蹇窮蹇陰柔冒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碩寛裕之稱其蹇得舒則為吉也五陽剛中正居君位大人也蹇極之時利見大人則能濟於蹇也

皇王大紀卷十五